

恋上四月的
■殷铁梅(嘉鱼) 护县洲

春天如画,美在四月。

嘉鱼县城护县堤边有个小洲,名叫护县洲。它四面环水,南与县城一水相隔,北与洪湖隔江相望。很早我就听说洲上的景色很美,一直都很想去看看,却总没有寻到机会去看上一眼,因此这种迫切的心情也始终压在心底。去年四月的一天,朋友约我一起去护县洲踏青,而我因那天有事回来晚了又没去成,很是遗憾。其实人生多少机遇相逢恰好就是只晚了一步,错过了美丽的风景。

4月初的一个周末,天气晴朗,春阳和煦,我们早早就动身出发直奔护县洲。

一过轮渡,护县洲便像一幅江南乡村图一样展现在眼前,田野里满眼是绿,成片的麦苗青翠挺拔,摇曳生姿。青青的麦苗,黝黑的土地,如一泓春水在微微荡漾,飘起绿色的涟漪,宛如跳跃着的音符。看着眼前的一大片绿,我的心情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我奔跑着走向了那片绿色的田野,真正的踏青始于足下。

穿过一片麦地,又见一片油菜地,那铺天盖地绽放在这厚重土地上的油菜花,黄得是那么广大,那么深远,那么抽象,又那么单纯。它们在麦田的烘托下,愈显得角儿范来了。看着这一片金黄,我们一行人争相走进花海,拿起相机频频按动快门把自己和这一片金黄的美丽定格在一起。那一刻,我们不仅收获着一幅幅美景,也收获着浪漫的喜悦。一阵微风吹过,金波荡漾,淡淡清香扑鼻而来,使人倍感舒心惬意,以至于我们都愿走出那片花海。

穿过油菜地,我们来到了北面的江边,江边长满了茂盛的水草,坡面上覆盖着密密的野生植被。猛然间我发现了那植被中镶嵌着许许多多的红花草,它们仿佛都在对着我笑,我不由得快步走上前,一阵惊喜,一阵感动。红花草在我的记忆中可是印象深刻,小时候拾猪菜时我还在别人的地里偷过红花草,为此我还遭母亲骂过。自进城后,就再没见过。三十多年后又见到它,怎能不惊喜,怎能不感动。“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一曲《青青河边草》本就让人百听不厌,而今岁月的风又吹来了昔日花开的香味。那一刻,我仿佛又找回了童年的我,一个拾猪菜的小姑娘。

“哇,好宽阔的江面,好壮观的景色啊!”同伴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回过神,朝着江面眺望,宽阔的江面让人的精神陡然一震,我总觉得,大江和大山一样,有一种别样的气度,洋溢着造化独赋的大美。

长长的沙滩一片洁白,像一条玉带,又像是银缎地毯,再加上天空的蔚蓝和江水的清澈,把护县洲的沙滩变得更加漂亮。踩在柔软的沙滩上,聆听着沙滩旁的树林里偶然传来的鸟儿的叫声,我似乎听到了江水的歌吟,感受到了土地的深情和大江的胸怀。迎着沙滩漫步,我不由自主地冥想和放牧心灵。

走着走着,我的眼睛蓦然一亮,一棵不知名的野草竟然在沙滩中开出淡淡的小花来,它没有“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惊艳,也没有“沾衣欲湿杏花雨”的诗意,可它却神奇地绽放着,对于这一片洁白的沙滩来说,它就是一个暖融融的春天。一花一世界,一草一菩提。奇妙的大自然是处处都有奇妙的景象。

就在我一路的惊奇中,在我们的醉心情中,不知不觉夕阳已下,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程路。

别了,江滩!别了,花儿!别了,绿野!别了,护县洲!在此,我定下来年的四月再来相见,那时定当是又一番喜悦和激动。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他生前的职业是理发师。父亲用一把剃刀维系了我们兄妹六人的生活。他如影随形的理发工具箱装着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和希望,也见证了他充满艰辛的一生。

我的老家在嘉鱼县渡普镇王家庄。我记事的时候,我家已由非农户下放到当时的西湖大队十五小队。那时父亲只得下乡理发,方圆要走十几里路,一年辛苦劳作的几百元血汗钱交到生产队还记不了多少工分,我们家因缺乏劳力而连年超支。父亲白天理完发,晚上还要整理理发工具,往往很晚才能睡觉。他走村串户,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往往农人吃饭休息时,就是父亲最忙的时候,他见缝插针,常常顾不上吃饭,多是熟识的乡亲在父亲理完其头发时,让他一起吃点饭,父亲常常是草草吃完饭又忙着给下一个村民理发,有时还要晚上趁农人收工才能理。忙时,连续理十多个人的头发,父亲累得腰酸背疼。隔得远一点的村庄,父亲就在相好的农人家里住下来,等把一村子人的头发理完了才回家,每个月都要下村一次。

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又喜又怕,喜的是,每天顾客盈门,有了收入,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怕的是父亲严厉,我们唯恐做错了什么,遭父亲训斥。父亲手艺好,理发又细致,好多人宁可把头蓄着,也不找我邻居的理发师傅,一定要等着父亲回来才理。

父亲最大的爱好是喝酒,早年抽烟,后来把烟戒了,只喝酒,除早餐外,餐餐不离酒。父亲不识字,喜欢与人聊天,关注时事,有时还把从他人那里听来的事讲给我听。为了排解他的寂寞,满足他对时事的了解

■王意林(嘉鱼)

欲,我将托人买的一个红色的台式收音机送给他,他非常高兴,没有理发的时候,就收听广播打发闲散的时光。有了收音机,家里也非常热闹,好些人无事的时候也喜欢来坐坐,听听广播,家里显得非常有人气。

父亲常年脚痛,右脚是个“油火腿”,伤口总不能愈合,要动手术才能治好,终因经济困难而一拖再拖。而理发只能站着,加深了他的痛苦。每天晚上换药包扎伤口是父亲的“必修课”。有时,我真想能替父亲一把,让他歇歇,但终归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从正月初一忙到腊月三十,把我们拉扯大,而他却一天天衰老。我家恢复城镇户口后,他先后辗转潘家湾、县城多地理发。直至患脑血栓病辞世前都在自食其力地辛勤劳作,不曾休闲过。

“莫教白发催人老,常使红颜映春风”,每当顾客理完发,容光焕发地离去,父亲也是一脸的愉悦。如今,父亲已不在人世,“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做儿女的未能尽更多的孝道,报答他老人家的养育深恩,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愿辛勤劳作了一生的父亲能在大地的怀抱里得到永远的安息。



春风拂绿杨柳枝,又是一年清明时。三天小长假,我回汀泗梧桐乡下祭祖,看看长眠青山的母亲,聊表哀思。

初春四月,田野新绿,漫山红遍。时而,耳边传来几声燕子的呢喃。在这盛装待客的春色里,有一种淡淡的哀思,在心中挂牵。

带着老公儿子,走在家乡那熟悉又陌生的乡间小路上,小河边,槐树下,到处落满儿时的欢声和笑语。乡音未改,物是人非。我那倚门望儿归的母亲呀,您在哪?

自从8年前母亲离去,父亲一人住在乡下。听说儿女们回家祭祖,75岁的老父亲早早地起床,到大队肉店割乡猪肉,炖一锅海带汤我们喝,还扯来菜园里时令的蔬菜,忙碌起中午饭来。

拿着砍刀、铁揪、锄头,带着祭祖用品,兄弟几个就上山去了。走过一片杉树林,穿过几个小山包,就看到母亲的坟了。坟的四周长满了不知名的灌木和芭茅,几枝幽兰淡淡地开在一旁,几株杜娟花正报春吐香。

我跟哥弟兄们一起忙碌起来,砍杂木、除草、培土,半小时功夫,坟就清扫一新。摆上祭祀用品,插上鲜花,大家双手合十

父亲

理发的

坐拥

书香

■孔帆升(通山)

断续着用了几天时间,搬书柜,清理书,掸其尘而抚其身,不无感慨也。

奇怪,近些年每沾上书,心就回到了乡村。此刻,我像抚摸农具和老屋石墩木壁一样,有着几分痛怜与不舍。今又一次把书从成捆中解脱出来,初步分类,放上书柜或打包,心底竟酸酸楚楚的不是个滋味。

面对千书万本,让它们上岗,任要职的任要职,打杂的打杂,退休的退休,返聘的返聘。它们谁都绝对服从,毫无怨忿。唯此时才当一回书主人,决定这些书的升迁进退,有了卑微的成就感。然百无一用是书生,面对纷繁而又令人焦灼的世界,我之能力,怕也就只能动动手,垒垒书的高矮了。我读书没有多少精力与定力,我说话没多少人听,也鲜有要者的信任与理解,我想做事一时做不了,还有多少价值呢?于是,每每躲进小楼,由现实逃避到书本,去寻份寂寞存放易伤的灵魂。

吃惊。平生读书有限,用书不多,怎么就有这多的书哪!我把藏书分为六流,自以为自己出版的那三本丢人显眼的书至多属下五流,羞于见光见人,其所余残部打包送给初中生,看有愿意接受的否?是的,记得是免费送给家乡中学一些垃圾书的。

也是敝帚自珍,爱书一辈子,有佳人焉,只宜金屋藏娇,决不示人。版本有父亲或是祖父传下的民国或是清朝的字典,有建国初的、文革的,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多,时间越久越见珍贵。

电视连环画《水浒传》全套41集,原价130元人民币,此稀品无疑哉。有各种史集文集与中外名著,也有诸多砖一样厚的工具书。精品书从《本草纲目》到《辞海》、《上下五千年》、《十万个为什么》,都是几斤,几十斤一套。其价亦可与金银价好有一比也。除了金砖银砖外,这种书大概算是最重砖块了,真担心它会把质量过不得硬的房子压垮。文摘及文选类杂志,也是一大累赘。都被俘般粗粗捆着,塞进铁柜,如坐牢一样暗无天日。

近年,不自觉地向宗教靠近,还向宗教刊物投稿。有精裝木刻版《道德经》,有《圣经》,也有各种佛教书,连相术易经也有,这些书仅仅翻翻,偶尔感悟一下。除了爱书能让人不至于飘浮,宗教思想也会帮我去除某些心魔,这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相术则完全是一种把玩。我宁愿与古人交流,与宗教交流,与远方陌生者交流,不想轻易把颗心交给身边人。

诗、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评论,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著者涵括欧美亚各国,从皇帝、元首到重臣、学者、巨匠、专家,以及平民。书柜上众星闪烁,却寂然无声,是不是真正的朋友都是无关尊卑的沉默者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想想这,又有何不释然呢?即便上帝就招我去,卑微如我者,又何曾不是脱离了书海苦海,升入了天堂呢。我好羡慕婶娘微笑着去了,入棺时还身体软软的,轻轻的,我觉得她自己化着一袭乌云,飞向了天堂。婶娘比我娘死得幸福坦然,娘一生劳苦,无暇信仰而悲苦凄凉。也许书是我的宗教,我的重要精神食粮。而当下,书真不能当饭吃。大米涨到几元一斤,青菜动辄几元一斤,同比上涨63%,可爱的“废书”仅4毛一斤。世人都热衷功利,我却食古不化,终身不二与书相伴。在危机倾轧之下,守着书山过穷日子怕是难受的,不知我能像朱自清那样耐得住清贫否?当一些人动辄建房买车时,我的自豪也只能是与书相伴两不厌了。

这辈子搬家上十回,书亦随我辗转,从一个小木箱,桌上两本工具书,终于毫无道理地硬硬地发展起来,占据我生活空间,侵蚀着我的年华。书害我清贫消沉,书亦在人生绝处挽救了我。平生未写几篇像样文章,却是书痴般见了书刊就挪不动步,终致成了老书奴。今天气喘吁吁,两餐未食,怕是像鬼迷心窍般受了蛊惑,合该为书所累,所困,所磨,也得些所乐,所守,所有……

心灵相聚的
日子

■胡剑芳(咸安)

鞠躬,跟母亲诉说生活的点滴。

“家家,一路走好,幸福地过哈!”十一岁的儿子看着我们祭拜,也跟侄女一块摘些野花插在坟前,虔诚地跪拜。

一杯新土,一束淡菊,一丝心雨,此时,大家谁也没吱声,在心灵深处与母亲诉说。

母亲呀,儿女们儿又来看您了!您还好吗?前天晚上又梦见您了,女儿又想您老人家了。8年里,您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您的教诲如影随形,指导着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心灵深处觉着您就从未离开过。

母亲呀,你最担心的二哥现在跟弟弟在一起做着铝合金生意,也把孩子接在咸宁读书,大哥的空房给他们住。大哥也还好,换了个新房挺漂亮的。弟弟生意还好,成家生两个孩子了,我在单位也不错的,你都不用担心。爸爸现在身体还好,城里乡下两边住,儿女们都争相尽着孝心呢。

母亲呀,您节俭了一辈子,劳苦了一辈子,换来儿女们幸福一辈子!您的大爱,无私、节俭的美德,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我们记住了!